



小虫子的星球

——读庞余亮《小虫子》有感

□ 低眉

虻，蚊子，蚂蚁，瓢虫，米象，蝴蝶，蜘蛛，金龟子，螳螂，蜈蚣……瞧瞧呀，这些虫子旁的名词，像一组开会的诗，振翅的羽翼，蠕动，飞翔……每一个名词都是动词。每一个动词又都是形容词。每一个形容词仿佛又都是童话。每一个童话仿佛又都是小说。每一个小说仿佛又都是诗。

无穷无尽的童年，稀奇古怪的虫子。

傻孩子，是虫子精，这些虫子的王。这只虫子王，跟王尔德的小王子一样，来自另一个星球。

《小虫子》，写的就是虫子星球上发生的事。

一个有各种虫子的星球。一个童年、童话、童心、童趣和诗性的星球。一个慢慢慢的星球。有时行走，有时旋转，有时又在空中停留，有时又漂流到很远。

虫子星球在二零二三年的春天流浪。很多孩子和大人也开始慢慢。

慢慢的时间，像傻孩子的鼻涕一样，在春天里传染。街上的汽车，从天边轰隆隆而来又轰隆隆而去的声响，砰哐砰哐倒下来的拆迁工地，尘埃飞扬又落定，洒水车唱着“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电子歌，二十八层的高楼上市声海浪一样卷起来，三八女人节的咖啡和蛋糕……统统都受了传染。通通都开始慢慢。

有些疾速和喧嚣，被慢慢的时间覆盖。看呀，留下了鼻涕虫一般蠕动之后的痕迹。银色的、虚弱的痕迹，在发光。

好奇妙。

一些人被吸到一个自带时空的漩涡里。他们闭上眼睛，享受眩晕。享受慢。停留，生长。他们也想起了自己的从前。他们自己的童年。

哪个孩子没玩过虫子呢？长长的童年里，谁没有张开手指，撕碎过蜻蜓的薄翼。谁没有用一泡尿，淋湿过蚂蚁的窠巢。又有谁，不曾春天的土墙里，捣出三只

五只蜜蜂。彩色图钉一样的瓢虫，都是孩子的座上宾。至于那小灯笼一样的萤火虫，多年不见，怀旧的人们只有在年年的七月初七，唱着“轻罗小扇扑流萤”这惆怅的歌子……

恍惚记得毕飞宇在谈起《平原》的时候，说过特地删掉了地方风物的描写。他不想把这部作品打上“地域”的烙印。因为他想写一本大书。一本普遍性的书。在《小虫子》这里，我看到了相同的努力。庞余亮也不想在这本书里刻上“地域”的烙印。他想写的，也是一种普遍性。童年，是所有人的普遍性。《小虫子》里的童年，不是苏北人的童年，而是所有人的童年。

还有哪些写作手法可以拣出来说呢？第三人称视角，童话气质，短句子和短段落，独当一面的名词，节奏，诗意，有味的对话？每一个句子都抛得光亮。我不能够穷尽《小虫子》的秘密。

童话？散文？小说？甚至，散文诗？都像，又似乎都不是。庞余亮自己，认为这是一部散文。

有时候，妄图分类是可笑的。事实上，《小虫子》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它凭借文字的一己之力，撬动了时间。也在于它体裁上的一团浑沌。书是有等级的。顶级的书，无法解读，不必分类。最好的致敬，是沿着原作的文气，再飞一段。

倏和忽时常在浑沌的地上相遇，浑沌待二人很好。人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呼吸，唯独浑沌没有七窍。倏和忽为了回报浑沌的友情，替浑沌每天凿出一窍。到了第七天，浑沌就死了。

肢解《小虫子》这样的书是不道德的。

替浑沌凿七窍很蠢。

让它浑沌一团就好了。

你只要，在这个春天，踏上别致的虫子星球，住进《小虫子》的宇宙里。于是，世界在你眼前摇晃，停顿，倒流，旋转，眩晕，慢慢……

小虫子的星球欢迎你！

深一度

最好从开头看起。这样你就拥有那个傻孩子的视角啦。傻孩子是父亲母亲的第十个孩子，一个“老害”，害人虫。六指奶奶把他放在老竹篮里没送掉。

慢慢你就陷进了傻孩子的神奇天地。傻孩子像那些玄幻小说的主角一样，自带内功，随身携带一个别致的天地。一个不能被数学和经典物理所衡量的天地，出神入化的天地。

傻孩子，弱孩子，怪孩子，哑孩子，无用的孩子，好吃佬孩子，鼻涕虫，屎尿精，大肉包子，小糊涂虫，犟脾气，心里住着一个坏孩子，变成小虫子。虫子里草一样从大地上生出来。傻孩子变成的小虫子，在这些虫子们中间，也是一只小虫子。

长大后，这个犟脾气的鼻涕虎傻孩子，变成了一个作家。这个作

家用奇妙的文字把有许多虫子的童年凝结起来。傻孩子的童年变成一个晶莹的琥珀啦！

住着许多小虫子的琥珀，有自己的宇宙呢。

在这个宇宙里，时间神奇地变慢。奇妙的慢。一嘟噜一嘟噜的。生动的时间。活泼泼的时间。毛茸茸的时间。静止的时间。眩晕的时间。大幅的时间，空白的时间，凝结着小虫子的童年。

《小虫子》是一本能控制时间的书。成为作家的傻孩子用文字做了一个机关，控制了琥珀里的时间。

于是，童年就像冬天的雪一样，停留在空中。银质的时空，发散发出静物的光芒。每一只小虫子都是主角。在傻孩子的眼里，它们自带秘密。虫子们的秘密，傻孩子知道。

蜜蜂，蜻蜓，鼻涕虫，尺蠖，袋蛾，蛱蝶，天牛，萤火虫，知了，棉铃虫，丽绿刺蛾，蚂蚱，蚂蚱，蚱蜢，叩头虫，屎壳郎，虱子，跳蚤，苍蝇，牛

带上一本书去旅行

——读《阿勒泰的角落》有感

□ 张郁一诺

慢读时光

我向往草原，向往那片无边无垠的绿海。我想，在未来的某一天，我将背上行李，带上《阿勒泰的角落》，去到西北部的绿洲——阿勒泰……

已经可以看到草原的景色了，色彩干净明亮，翠绿，嫩黄，星星点点的白或紫。草地如同一幅看不见边际的画卷，绘着牛羊成群。牧人骑在健硕的马背上，放开喉咙，大声地歌唱。粗犷的歌声散在草原上空格外悠扬。

草原的天果然是美的。正像有人说过，这里的天清澈、湛蓝，像蒙了一层玻璃糖纸。

对了，还有那间小卖部。照着书中的描绘，它应是一个篷子，斜斜的搭在那儿，门口一块小黑板，介绍商品：马鞭，针线……走进，看那个满满当当的世界，货物挤在架子上。主人从柜台后抬头：“要什么？”

然后，买几样东西，或许是一根马鞭，与主人攀谈几句。

也许，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推门进来，神色腴腆。穿着一件黑色的衣裳，胸前一块大补丁——那是李娟烫坏留下的——想必这便是喀甫娜，书中这个害羞的女孩多次

从遥远的住处骑马八小时赶到小卖部，只为给李娟送一些奶酪。

我与她打个招呼，走出小卖部。附近或许有租马的，就选一匹喜欢的，在马主人的帮助下翻上马背，握紧缰绳。马主人轻轻拍一拍马头，它就小跑起来，风打着旋儿擦过我的身边，带起我的衣摆。

远处的风吹来，看绿色的牧草左摇右晃，掀起一层又一层浪花。这是草原特有的混着草香的风，是自由的风，无拘无束。

渐渐的，速度慢了下来。风轻拂过我的脸颊，亲切而舒适……

像从一场梦中醒来，我回头再翻一翻书，读一读李娟简单又质朴

的语言，感觉世界都静了下来。

《阿勒泰的角落》没有优美的比喻，华丽的词藻，却用纯真的话语吸引了我。

阿勒泰没有耸入云天的大厦，也没有现代化的建筑，与外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这份格格不入，正是它吸引我的地方。

我喜欢阿勒泰，喜欢它的美景，喜欢它所养育的真挚的人们，更喜欢当地纯朴的民风，还有草原独特的野性与自由！

阿勒泰，李娟的第一故乡，我梦中的那个地方。如果可以，我将去往阿勒泰旅行，和那本书一起：《阿勒泰的角落》。

天门中断楚江开

——走进安徽芜湖读李白《望天门山》

□ 黄托

选小学三年级语文教材。

楚江，即长江。古代长江中游地带属楚国，故称楚江。前两句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天门两山本来是一个整体，阻挡着汹涌的江流。由于怒涛的冲击，才撞开了“天门”，使它中断而成为东西两座山峰。由于两山夹峙，浩瀚的长江流经两山间的狭窄通道时，激起回旋，形成波涛汹涌的奇观。

后两句，写夹江对峙的天门山似乎正迎面向诗人走来，表示它对江上来客的欢迎。青山既然如此有情，则远客自当有意，于是诗人传神地描绘出孤帆乘风破浪接近天门山的情景，以及他欣睹名山胜景、目接神驰的情状。

当时，年轻的李白初出巴蜀，心情愉悦，平平常常的两座小丘及一片江水，在他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笔下竟是如此的神奇壮丽。全诗意境开阔，气魄豪迈，语言形象生动，画面色彩鲜明，动静虚实，相映成趣，充分显示了李白豪放飘逸的诗风，展示了他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精神风貌。

此外，李白还留下“迴出江上山，双峰自相对。岸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进帆天门山，回首牛渚（长江著名的采石矶）没。川长信风来，日出宿雾歇”等诗句来赞美天门山的雄奇壮美。

千百年来，天门山以其独有的山形水势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前来遨游题咏。作为宝贵的旅游资源 and 著名的风景名胜，地方政府并没有借此创收，这里无需门票，完全开放式接纳游人，特别是江畔那一大片细软的沙滩，成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多年前初夏时节的一天下午，我途经芜湖专程来到了天门山。山脚下、沙滩上热闹非凡，游人不少，有拍婚纱照的，有玩沙的，有垂钓的，有踏浪的，还有不怕冷游泳的，大家都沉浸在在自己的欢乐之中，或许他们看多了天门山，很少有人驻足观景。

而我初来乍到，因诗而来，自然关注诗的意境。有道是移步换景别有洞天。在远处的江滩上望天门，因两山相距甚远，似乎没啥感觉，但沿

几个月前，我有幸获赠南通作家王祝平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书《竹篱扣暖》《陌上秋吟》。

淡雅的色调、简洁的绘图、厚厚的书脊瞬间吸引了我的眼球。更吸引我的是书中文情并茂、精彩纷呈的一篇篇美文，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一行行瑰丽文字，浮动着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宛若置身于恬静闲适的竹篱田园。

书的作者王祝平曾与我同就职于南通一家知名企业，她在销售办事处，我在行政部门。2016年6月，因为企业改制后的两年劳动合同到期，我离开了工作三十四年的企业，到社会上进行二次创业、再就业。

2024年上半年，我在一位从事多年餐饮销售的朋友言谈中得知王祝平的消息，昔日的同事已成为南通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士别多年当刮目相看，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二十多年来，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笔耕不辍，佳作频出，尤其擅长散文、古典诗词。

欣闻王祝平的文学创作有了自己的成果，衷心祝贺她的同时，我的内心一阵酸楚。从2004年至今，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这跌至低谷的二十年，我经历了下岗离厂、创业受挫、职场冷遇、四处奔波，靠繁重的体力劳动养家糊口。个中艰辛令我刻骨铭心、不堪回首。曾任厂报编辑踌躇满志的我，手中的笔也在落寞的书房搁置了将近二十年，我从业务能手、文艺青壮年渐渐变成体衰思钝的中老年，那些有关文学的青春梦想都被严酷的现实击碎。

长歌当哭、痛定思痛之后，我重新拾起尘封的笔再度抒写，去找回我最初的文学心。王祝平是我文学道路上的良师益友，她经常给我鼓励，是她的创作重新燃起我对文学的热情。

《竹篱扣暖》全书分为五辑：田园栖居、心香一瓣、古镇之恋、山水一程、灯下书影。“心香一瓣”里有写她父亲的四篇：《秋风里永恒的甜》《花甲父亲》《梦见父亲》《一碗小鱼冻豆》。写的全是父亲“讷于言而敏于行”、刚毅倔强、百折不挠、内心

炽热而深沉的爱，感情真挚，文笔优美。

《秋风里永恒的甜》这样描写父亲：“辗转于建筑工地，干一些零活。因为生性豪爽仗义，他杯酒豪情，把小工活儿干出了大工的气势，招呼呼朋唤友如鱼得水……在四年多放化疗的煎熬里，父亲再也没有了江湖豪情，也渐渐失去了生活的锐气……芦苇的长势依然强似健康时的父亲。但他挺拔强壮的身体再也不能像芦苇那样风吹不倒，雨刮不败。芦苇的甜透析不了父亲的苦……把他折磨得形销骨立，像瘦长的芦苇在秋风里飘摇，他的身体像芦苇一天被掏空成了竹竿。”

读到这里，我想她心里该是怎样撕心裂肺的痛，心里又是怎样至亲至深的爱，才能写出如此撼人心魄的语句。我最欣赏佩服的是这一句：“我接过父亲手里的芦苇，捧在胸前就是接力棒。那一瞬，我们父女完成生命的交接仪式。”还有写父亲生命最后的时光：“秋风里，他光亮的头皮上飘动着稀疏的白发……也是他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最后倔强……秋风萧萧兮扫落叶，落叶归根兮去无还……虽然无言无语，但父亲依然是一个呐喊的勇者，他没有胆怯懦弱的眼泪，只有咬牙渗血的坚持。当他没有能力再关爱我的时候，仍然以他的方式给予我最后的关怀。”最后回忆父亲：“天空旷远，脑海里隐约浮现父亲无声的注视、强作的笑颜。我咬着芦苇锋利的皮，甘甜的青汁淌过舌尖。那是秋风里最后的一缕甜，在心头流过疼痛和思念。”

《花甲父亲》里：“一个意外的结婚礼物——一对漂亮的观音瓶和一套紫砂茶具”让我“满心欢喜，不仅喜欢它古典传统的造型与花纹，尤喜上面的两句诗：牡丹大富贵，鸾凤双朝阳。多吉祥的寓意，多完美的祝福啊！”“父亲是一条桀骜不驯的蛟龙，却不堪病魔一而再地侵袭。好汉无惧无泪亦无声，心中的呐喊却是铿锵于胸，我听得懂他的不甘！”“他不是不爱我，他深沉的爱是视我如男儿般的磨砺。”

《梦见父亲》用意识流的手法写“我”梦见天堂里的父亲：“我伸出想要握住他的手，他忽然消失了。我睁开眼睛去寻找，一弯冷月挂在窗角，森白的月光无言地照在窗帘上，房间里静悄悄的……我感受父亲的手指触碰我的脸，努力搜寻父亲充满关爱的声音……我想父亲的时候，总会摸一摸自己的脸颊，想念他那粗糙的手在我脸上轻轻地停留。”写尽了父爱。

《一碗小鱼冻豆》里：“我怀念儿时的味道，就是一碗冻鱼，它蕴含了妈妈的味道，它封存了父亲深沉的爱。儿时不理解父亲，人到中年却活成了父亲的样子……小鱼冻豆的美味停留在记忆里，是对儿时最深切的怀想。天堂里的父亲离开我已经九年了，而他留给我的人间至味却依然鲜活。思念的风穿越时空，从我的四季吹过。”将父爱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我所看到过的许多写父母母亲的文章中，写母爱的居多，写父爱的很少，写得好的更少。印象中只有一篇朱自清回忆父亲的散文《背影》。这篇散文叙述“我”离开南京去北京上学，父亲送“我”到浦口火车站，照料“我”上车并替“我”买橘子，留下记忆最深的是父亲在月台攀爬时的背影。在《竹篱扣暖》里，王祝平以饱满的真情，充分运用白描、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把父亲对女儿深沉的爱表达得细腻入微、出神入化，读来亲切自然、感人至深。

这四篇回忆散文，在我心底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情不自禁地想念起同样“讷于言而敏于行”、刚毅倔强、百折不挠、饱含炽热与深沉的爱的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受过战火硝烟的洗礼熏陶，出生入死、建功立业，晚年发挥余热，撰写回忆录；言传身教，努力培养下一代。我接过父亲手中的笔，捧在胸前就是接力棒。我们父子同样完成生命的交接仪式，我要持续接力并努力写下去。

《竹篱扣暖》一册在手，我整个人精神为之一振，日趋黯淡的心被再度点亮。漫步于王祝平笔下的诗意田园，感受文中的美妙神韵与独特魅力，进而深刻领略到人生不懈奋斗的动力和意义。王祝平心善人淑、坚毅果敢，是生活的强者；她既崇尚古典，又追求时尚；她拥有别样的文学风华、独特的诗意人生。在有着深厚的自然历史文化底蕴又富饶美丽的江海平原，她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她把父亲手中的芦苇幻化成接力棒——如椽之笔画出优美瑰丽的图卷，那是我们都向往的诗与远方。

祝贺王祝平新书正式出版发行，将有更多的读者阅读与欣赏，并从中获取智慧与力量。期待她创作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以饕读者。



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天门山，如湖南张家界、广西桂林、河北秦皇岛、江西鹰潭、辽宁大连、福建永泰等。

本文所指的天门山，是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长江南岸的东梁山（古称博望山），以及马鞍山市和县长江北岸的西梁山。两山隔江对峙，从远处望去，像是开了一道天门。《江南通志》记云：“两山石状晓岩，东西相向，横夹大江，对峙如门。俗呼梁山曰西梁山，呼博望山曰东梁山，总谓之天门山。”

天门山海拔不高，东梁山仅82米，西梁山才88米，但山势陡峭，山体像被斧子给劈过一样。这两座小山若在西部山区搁哪儿都不显眼，但地处“极目楚天舒”的长江两岸，还是有点视觉冲击力的。然而让它名扬天下的主要原因是大诗人李白写的七言绝句《望天门山》。

唐开元十三年，李白赴江东途中，行至当涂县时写下此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该诗入

着江边慢慢行山脚走，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视觉上两山之间的位置越来越近，“对峙”的味道越来越浓，而往来穿梭的船速似乎也越来越快了。我忙用一组连续的照片来记录这样的神奇。



• 行走在诗文的风景里 •